



浮世绘

【在人间】

光阴的码头

□李晓

窗外的蝉鸣一声高过一声。再过几天，就是立秋了。父亲坐在老藤椅上掰着手指头数日子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如一个笨拙的小孩在演算数学题。父亲双眼怔怔地望着窗外浓荫，眼眸里晃动着树木的影子，让他的眼睛泛出一层更加幽蓝的光。

这些年，对节气的敏感，成为年迈父亲身体里滴答作响的生物钟。在光阴的流水中，节气成为平淡而繁琐的日子里的一个个码头，告别一个码头，又眺望着下一个码头的出现。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……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，这农历二十四节气，成为长在父亲身体里的时间。每当这些节气来临，他就庄重地在台历上画一个圈。

父亲对节气的重视，成为一种生活仪式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节气流转的时空中，他或许能扎实感受到日子的存在，清清楚楚听见日子流淌的潺潺水声，听见岁月山冈上呼呼的风声，一年的日子，还能牢牢地在他掌控之中。

一年中川流不息的日子，怎么能没有一点波澜呢？

清明时节的哗哗雨水，披挂在老家的松柏树上滴滴答答滴落，远远望去，发黑的松柏树如凝重的黑云。三年前的清明那天，81岁的父亲歪斜着身子走过去一片杂草丛生的泥地，在祖先的墓前跪下，我见他老泪簌簌而落在墓前。随后，父亲坐在旁边的松树下，追忆起了先辈们生前的音容笑貌，那是生命大河里他能穷尽视野看见的源头。

每当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春节，父亲就在爷爷画像下的小方桌上满怀虔诚地摆上水果和饭菜。每当那时，我仿佛看见父亲的幽幽目光穿透了时光最深处，他的身体轻微颤动着，是过去岁月里的风声闻讯而来，掀动着他的身子。

想起今年芒种那天，扶着父亲站在老家的山冈上，俯瞰天光云影下稻叶青翠的田园。父亲做了一个深呼吸的扩胸动作，他声音洪亮地说：等收割时，我也下稻田去割上几把。

稻香飘荡的季节，父亲，我陪您回老家割谷去。这光阴里伫立的节气码头，这天空上的星移斗转，这人间的陪伴相守，赐予我对万物慈悲相爱的心肠。

梅雨季的花儿

□王秋女

江南的梅雨季，哪儿都湿漉漉潮乎乎的。这样连绵不绝的雨天麻烦实在不少，家里湿度太高，抽湿机开久了太热，关了没多久，湿度立马就飙到80以上；家家阳台上都密密麻麻地晒满了衣服，半干不干的，看着就心情郁闷；昨天没吃完的两片吐司，今天早晨一看，已经长出斑驳的霉菌，赶紧小心翼翼地拿刀片出来，给小朋友做了个霉菌标本让他观察……

好多人都表示快要抑郁了，朋友圈里却有人说就喜欢这样的梅雨天。那朋友连着发了三条状态，每条都是满满的九宫格，全是她家花园里的花花草草，郁郁葱葱，葳蕤生辉。不觉得心一笑，怪不得她说喜欢梅雨天，江南的梅雨天，是人间草木的盛宴。

打开她的朋友圈，一帧帧看过去：入室小径两侧遍植绣球，绣球本就硕大，现在饱含了雨水，更是沉甸甸颤巍巍的；花草被雨水洗过，比平日娇艳鲜亮了几分，尤其是石榴花，红得简直夺人心魄……满屏的姹紫嫣红，可最终，我却被一树素白的栀子花牵住了目光，隔着屏幕，都似能闻到那扑鼻的清香。

那是江南梅雨天里特有的香气。回忆起栀子花香，突然铺天盖地地漫开。小时候的梅雨天，除了无处不在的湿漉漉，就是跟杨梅、杏子、水蜜桃这些应季水果连在一块的……还有，就是栀子花和姜花。

记忆中老家的小城，只要有小院或门前屋后有小块空地的人家，都会植一株栀子。梅雨时节，栀子花开，满城飘香。一直觉得栀子花是很矛盾的一种花，单看花朵，是再清冷不过的，沐浴在细雨中，越发显得孤高傲娇；香气，却是浓烈泼辣的，即便是连绵的雨水也减淡不了它那霸道的香气，但奇妙的是，这么浓烈的香气，闻之却是清新雅致，一点都不让人生厌。

江南人素来含蓄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，大家穿着打扮都极朴素，但这个季节却是例外，从小姑娘到老太太，都会在襟上别一朵栀子花。植有栀子花的人家，清晨采上一篮，左邻右舍分上一把，随便寻个空罐头瓶插了，能香上好几天。

每年的梅雨季，我常在清晨被敲门声惊醒，一开门，就是扑鼻的栀子花香，然后就看到邻居小姐姐的笑容。她拎了只小巧的竹篮，篮子里栀子花挤挤挨挨。她穿着白色蕾丝边的泡泡袖短衫、浅绿色喇叭短裙，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上扎了浅绿色的蝴蝶结，配着那一篮白雪芬芳的栀子花，恍若仙子。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她，直到她把篮子往我手里递，说是奶奶让她送来的。我这才把目光移到那一篮子栀子花上，花是刚采的，湿漉漉的，沾满了雨滴和晨露，有正盛开的，层叠的花瓣中，娇黄的花蕊若隐若现，馥郁芬芳；也有花骨朵儿，



【有所思】

大山无言

□耿艳菊

去几处老宅大院里闲逛，让人震撼的不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和格局气势，而是花园里的老树，稳稳地立足于脚下的泥土，那种静默、厚重的气质让人心生敬畏。看过多少人世悲欢、多少爱恨情仇、多少沉沉浮浮、多少刀光剑影，岁月的风沙一波又一波吹来，老树们把自己站成了岁月。做一株植物是幸福的，静默成岁月的模样——“有理不争，有冤不报，有气不生。世间无有委屈事，人纵不知天心知。”

简祯在《两床毛毯》里写过一位社区老警卫，瘦得像一截沾雪的老树干，惯常沉默，不是因为上了年纪或脾气古怪，而是一种自在清明的沉默，仿佛看多了人和事，知道人间是怎么回事，也就不需多言。

老警卫为社区做了很多好事，却遭到鄙视、指责、误解。因为知道太多不堪的事不得不离开时，他并没有委屈和愤恨，依然是自在清明的沉默。他后来送了两床毛毯给简祯姐妹冬天保暖，诚恳地说：“你们姐妹，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！”世外荒城也好，险恶行旅也罢，简祯从老警卫的沉默里找到了一生的珍贵之宝——人的尊贵与厚重。

老树的静默，老警卫的清明，岁月的不言语，都是尘世里的珍贵之宝，他们从内而外散发的尊贵与厚重让人从心眼里敬服。

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岁月之河哗啦啦流淌，其实更是静默无声。每逢岁末，微博、朋友圈，到处是总结，回首过去，展望未来。人生其实是悲欣交集的，而总结是慷慨激昂的。悲伤是一个难熬的过程，过去了也便云淡风轻。因此，总结里乐多于忧，收获多于失落。面对前面铺展开的新日子，即使不过是一种重复，也要给自己鼓鼓劲。

这很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石上山，滚下、再推，再滚下、依旧推，周而复始，不急不躁，充满希望，忘记要滚下来的现实，可着劲儿往上。有人说，吴刚伐木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内涵惊人的一致，那是无法逃避的、悲欣交集的人类命运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重要的不是结局，而是过程。周而复始，似乎毫无意义的过程，但人生的全部价值恰在其中。

岁月即过程，过程即意义。《禅是一枝花》里写道：是怎样浪费与折磨的处境，你但凡明白了就为有益。这明知故犯是谦卑，亦是豁达。人生在天地间本来可选择的原不多，譬如春夏秋冬就不由你嫌寒憎暑，只要春天或秋天。但是你可使四季都成为好。

最喜欢一位朋友的总结，她什么都没有说，只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，细长圆润的玻璃杯中，清水养着一把百合花，水中的青枝静谧，水上绿莹莹的叶，粉白的大花瓣，细黄的蕊，清新甜蜜，热闹喜气。在这里，话语是多余的，心意和期冀明白通透，花落花开，岁序不言。

《天长地久》里有一段话这样说：大山无言，星辰有序，野鹿在森林里睡着了，鲸鱼在海里正要翻转它的背脊，这些都在对与错的争执之外。而人与人、代与代之间的初心凝视，这门个人的功课范围之大、涵养之深、体悟之艰、实践之难，比都会间对于正义的争执要诚实得多、重大得多。

大山无言，星辰有序。树静默，人静好，花自开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我们推石上山。

绿色的苞片紧紧地裹着，像安睡的宝宝；但栀子花最适宜采摘的还是含苞欲放时，内层雪白的花瓣已经半挣脱开了苞片的束缚，却给边缘镶了圈浅绿色，半开不开，欲语还休，最是好看，就像这个清晨里穿着白衫绿裙、拎着花篮的小姐姐。

小姐姐家的小院里有棵比大人还高的栀子树，这几天，花事正盛，绿得发亮的茂盛叶子，也挡不住那星星点点的白。小姐姐的爸妈都在外地工作，他们姐弟几个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两位老人年纪虽大，家里却打理得整洁干净。奶奶喜欢花草，尤爱栀子花，于是爷爷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遍植花草，包括这棵栀子花，据说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，是二老刚结婚时爷爷手植的，是漫长人生里最温柔芬芳的抚慰。

和梅雨天联系在一起的，还有姜花。如果说栀子花是清冷却热烈的，姜花就是轻灵却性感的。姜花也是白色的，却是那种近乎半透明的轻薄的白，轻灵得像一只只翻飞的蝶，似乎只是暂时在这花枝上栖息，随时都会翩然飞去。姜花也很香，虽没有栀子花的浓烈，但香气甜润而性感，与其清丽脱俗的花朵形成鲜明的反差。它的花骨朵极可爱，像一只只尚未沾过墨的毛笔那雪白的笔头，规规矩矩地藏在瓦片一样层叠的苞片里，等待着绽放成蝶的一刻。

那时我们跟着妈妈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。每天早上，妈妈督促学生晨读之后回宿舍吃早饭时，手里常会握着几枝姜花，那是妈妈的学生们知道她最爱姜花，从自己家里采来带给她的。妈妈从不收学生礼物，但姜花是例外。姜花是一丛一丛的，很多人家会在房前屋后植上几丛，比栀子花更为随意，不需要多照看，平时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，只有在盛开的时候，才会被它那脱俗的美丽所吸引。

长大后，再回老家，不知道是季节不对，还是大多人家都住公寓楼了，竟再没见过姜花。再寻常不过的花儿，如今只能在记忆中芬芳摇曳。

再与姜花相遇，却是在一个更南方的城市。那日，猝不及防下起雨来，进了旁边的咖啡馆避雨。雨水打在玻璃上，很快汇成涓涓细流。我看向逐渐模糊的窗外，突然看到几丛姜花，雪白、轻灵、清丽，隔着水雾弥漫的玻璃，似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彩画。

时光在这一瞬倒流，似乎看到年少时的我，清晨坐在餐桌前，妈妈拿着几枝姜花进了门，先寻一个瓶子，灌水、插花，端详一番，又凑近闻了闻，抬起头，发出一声轻叹，脸上有一种异样的神采。那一声温柔的轻叹，是身为职业女性，同时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她难得一见的温情和脆弱。

我冲进雨里，认认真真地拍了几张姜花的照片，发给妈妈。